

演说的艺术

李 溢 编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

演 说 的 艺 术

李 溢 编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本学习演说的参考书。

书中介绍和评述了古今中外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发表的三十五篇演说词，并系统地提出了演说艺术的“三大特点”、“八条原则”以及学好演说的“一个把握”、“五项条件”。

本书对从事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企业家、大中小学教师、青年学生及一切爱好演说者尤有助益。

演 说 的 艺 术

李 溢 编著

*

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应元路大华街兴平里三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40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册

统一书号：9051·60590 定价：1.95元

前　　言

一

亲爱的读者：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献给你们这本书。

当今世界，人们把演说同金钱、原子弹相提并论，被称为“三大原子弹”。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才能、尤其是社交才能，演说通常被作为一个重要尺度。演说不仅是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说服群众，鼓励号召人民奋斗的重要工具，而且在训练人的机智，增加人的勇气，改造人的性格，提高工作效率，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等方面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漫长的旧中国历史旅程中，由于专制的封建政治压制民主，除了少数文人可以运用“兴、比、寄”来表达心底的忧患意识外，除了被朝廷咒骂为“亡命之徒”的农民起义领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作些简短的起义动员外，人民几乎没有言论的自由，更何谈在万头攒动的广场上慷慨陈辞！因此，演说这门艺术在这个具有灿烂文化的故土上几乎成为永远隔绝在坟墓里的传说。直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演说艺术才在中国萌芽。但是，因众所周知的缘故，这颗刚破土的种子，几经曲折，又被那崩塌的墓碑掩盖了。至于对演说学的研究，那就更无异于荆棘丛生的黄土陇，至今还没有一本演说学的专著打破它的沉寂。

今天，在改变中国愚昧落后向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上，

无论是立志改革的政治家还是实业家，无论是献身于文化科学的学者还是教师，无论是维护法律尊严的律师还是审判员，都越来越认识到演说的重要性。但演说水平的提高同其他学问一样并非一蹴而就，而需要刻苦的学习，严格的训练。

首先，我们要学习演说，必须弄清演说的性质、特点。演说，在古希腊被称为“诱动术”，其含义是劝说鼓动听众。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演者，推演，即运用逻辑推理；又演者，表演，即姿态的戏剧化，语言的艺术化。说者，说明，即使人知；又说者，劝说，即使人信，使人感。由此可知，演说是运用发声语言，通过事理的陈述、分析和推理，将演说者的思想传播于公众，使人知，令人信，催人感的一门艺术。由于演说既需要说理，又需要传情，既需要准确严密，又需要生动感人，因此，演说也可以称为逻辑的艺术。又由于演说的工具主要是语言，因此，还可以称为语言的艺术。

演说学家们把演说归结为三大特点：

第一，内容的哲理化。演说的目的主要是使听众了解某一问题、或使听众相信某一个事实，或者动员听众去做某一件事。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演说者必须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思考，对自己所讲的问题有清醒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如果演说内容空洞、贫乏、人云亦云，那么即使有再好的艺术形式，演说也必定失败。在演说史上有许多这样的经验教训。如被人们公认的演说大师林肯，他的演说很少使用华丽的词藻，而主要依靠的是演说内容本身的力量。象中国当代的温元凯也是如此。再如古罗马的布鲁图斯，虽然演说才能很高，语言优美，感情真挚，并且善于创造气势，但由于不注重演说内容，结果在与安东尼的辩论中失败，最后遭

至杀身之祸。这些在书中都有详论，这里不一一列举和细说。

第二，语言的文学化。高尔基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是经过文学家千锤百炼的艺术语言，它生动优美，感染力强。而口语则较粗糙、平淡。演说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既不是文学语言，也不是口语，它是口语与文学语言的混血儿。因此，要提高演说水平，语言是最重要的一关。同一件事情，同一个道理，运用不同的语言方式表现出来，就会收到不同的效果。由于文学的本质是情感的外化，因此，我们要求演说语言的文学化，其中还包括借助文学语言更好地表达情感，以增强演说的艺术感染力。象古罗马的西塞罗，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亨利，后来的韦伯斯特、道格拉斯，英国的丘吉尔，都很善于使用语言。丘吉尔本身就是一位文学大师，曾于195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第三，姿态的戏剧化。演说与说话不同，不仅表现在：一个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一个是与一个或几个人私下交谈。演说还表现在它是正式的、有准备的、有时间限制的、有主题的说话，同时演说还是一种艺术。它除了发声语言之外，还需要势态语言，即用演说者的动作表情说话。一个呆头呆脑、手足无措的人站在讲台上必定是难堪的。而一个真正的演说家必定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生动活泼的。因此，演说者必须训练自己的动作、姿势、表情。如何站立，如何走动、如何挥手，如何以目传神。象美国韦伯斯特的演说，最大的特点就是风度翩翩、动作优美传神。

表演的戏剧化还包括声音、语调，一个声音沙哑的人不可能当演员，同样也不能作演说家。演说时声音要宏亮、圆润、纯厚、明快有力，语调要抑扬顿挫、富有旋律感。

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演说内容的哲理化，语言的文学化，

姿态的戏剧化？需要专题论述，也需要在学习中外演说大师的演说之后去领悟。本书就是从后者来说明演说的艺术问题的，读者可细细体会。

二

演说虽然是表达演说者的思想感情的，但它的目的却是为了影响听众，这与“诗以言志”“画以传情”的艺术是完全不同的。一首好诗、一篇好小说，一幅名画，一部好的音乐作品，可能一时不被人所理解，但仍不失为杰作。象鲁迅的小说，李商隐的诗，就是这样。但演说如果不能被听众理解，也就等于零。因此，要使演说成功，除了演说内容的哲理化、语言的文学化、姿态的戏剧化之外，在发表演说前还得了解听众的心理。中国兵书上说“有的放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演说也象打仗，它是一场比军事战争更艰巨、更神秘，在一定意义上也更伟大的战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可见用武力取胜易，以语言取胜难。演说者所面对的听众即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又是高深莫测的敌人。听众想着什么，需要什么，此时此刻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如何，文化素养、风俗习惯怎样，这是演说者首先必须研究的。同一个主题，在工人中讲与在知识分子中讲不同，在北京讲与在甘肃定西讲相异；至于异国别土那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说，想当一个好的演说家，还得学心理学、民俗学、社会心理学，还得有应变能力。说得坦率些，在不改变原则立场的情况下，还得注意策略，迎合听众。象美国的亨利，在动员民众与英国作战时，本来他的演说是要抨击妥协主义者，可是他走上讲台首先是迎合妥

协主义者，并赞扬妥协主义者的演说是崇高的爱国主义。象中国商代的盘庚，为了劝说老百姓迁都，他的演说就采用迎合听众的办法。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为了激发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创立了以“需要”理论为核心的行为科学，这个科学的核心就是迎合人们的心灵。他把人们的动机行为归结为心理需要，要某些人行动，首先得刺激他们的心理，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去行动。他把人们的心理需要归结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被做工作者目前最需要什么就刺激什么。当然演说不完全是这样，但与了解听众的心理层次、刺激听众需要心理是同一个道理。比如说：一个教师走上讲台，学生正在为刚看完电视上的中国女排比赛议论纷纷、激动不已，不了解听众心理的教师会怒气冲冲，大声训斥学生上课铃响后还不回到位置上静下来听课。事实上，他的批评不一定能压住学生的激动心情，可能当他讲课开始后，学生还会开小会议论。即使压住了，学生情绪受压，对教师不满，对老师所讲的内容同样听不进去，这样即使这堂课讲得再好也收不到好效果。如果是一个了解听众心理的教师，面对这种情况，就会首先和颜悦色，花费两三分钟时间谈谈女排获胜的思想，最好是有些学生意想不到的思想。最后将话题转到：“女排的胜利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它用有力的事实证明了中国人的伟大。但是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建设上还很落后，甚至被人瞧不起，我们也要有女排这种拼搏精神把我们的科学技术、经济建设搞上去，到那时，我们中华民族站在国际舞台上，那才是更大的光荣和幸福。”可以想象，学生们的激动心情到此一定达到高潮，情感的能量充分地释放出来，并会会心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接着可以用一句话转入上课：“女排有今

天的胜利是拼搏得来的，我们要有那一天同样需要这种拼搏，甚至更艰苦的拼搏！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得好好学习，抓紧每一分钟。”这时学生的情绪就会渐渐缓和平静下来，老师开始上课，台上台下水乳交融，完全可以断定，这堂课的收效比任何一堂课都好。

掌握听众心理是演讲者发表演说之前所做的工作，但这种工作是预期的工作，预期与现实总是会有差异的。比如笔者曾被一家大工厂请去讲美学。我先了解了一下听讲者的成员构成情况，主要是科级以上的干部，文化水平大多是大学、中专，最低的高中，年龄大约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按这些听讲对象，我定了一个演讲的基调，可是讲了不到半个小时，竟有人打起瞌睡来。这下可把我急坏了，因为我从未碰到过这种情况。说我讲得不好吗？我不承认。原来，我从一双双眼睛中发现了问题——他们听不懂。当我找到病根后，立即悄悄地把话题从遥远的理念世界拉了回来，一直回到这家工厂、回到在座听众的生活中。我举了个工厂日常生活中碰到的美学问题，结果，引起哄堂大笑，睡着了的被唤醒了，眼睛没神的忽然亮了，整个会场气氛改变了。就这样我从理论性较强的美学转入讲生活美学，讲了两个半小时，我宣布讲完了，可是听众一个都不想走，不少人吆喝要继续讲下去。结果讲了整整四个小时，传来阵阵掌声。这说明演说者在演讲过程中要掌握反馈原理，有的人作报告，下面的人跑了一半，看书的看书，织毛衣的织毛衣，交头接耳，乱成一团。可报告人仍然还在象和尚念经一样继续下去，这是不懂反馈原理的结果。

掌握反馈原理的另一方面是演说者在演讲过程中要以自己的表情尤其是眼睛时时与听众交流，虽然下面坐着几千人，

你要象在同一个人或几个人说话时那样，与听众以目传情，达到心领神会、天衣无缝的默契状态。我见过有的教授讲学，低着头念稿纸，生怕漏掉一个字；有的干部做报告，昂着头，仿佛对草木训话，这也是不懂反馈原理的结果。说个趣谈：我见过一对夫妇，两人和和气气，几十年从未干过仗。一天我去拜访，正遇上他妻子从街上回来，一进门就唠唠叨叨，讲商场的见闻后，又谈公共汽车上的索然无味的思想。我听着直觉这位夫人没趣，可她丈夫却一边同我谈着要事，一边向她点头微笑，以示对她妻子的话感兴趣。过后，他对我说，这是一个丈夫讨妻子喜欢的重要秘诀，他说：这叫反馈原理。这对演说恐怕也会有所借鉴吧！

三

演说有自己的性质特点，也有自己的规律原则，认识演说的规律和原则是提高演说的又一关键。

演说的第一条原则：有感而发。

中国古代文论上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这就是说文学创作要在有感而发、不得不发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无病呻吟、故弄玄虚、胡编滥造，就必定索然无味。文学创作是这样，学术论文也是这样，演说更是如此。我们常常可能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单位开会，请了上级一些领导光临，会前或会后总得请这些领导讲几句话。而这些首长们有的先是推辞，尔后是一发不可收拾；有的则是当仁不让。每个人讲上一大通，说的都是套话。如果是一位能干的领导，觉得没有必要，最好不要说话，这样既节省了时间，也能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威信，显

得更高深莫测。如果有感必言，最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现在不少省市、不少地区，尤其是大学经常开展演讲比赛，这些比赛的普遍弊病是比语言、比姿态、比声音，而很少有真正感人的思想内容。而且许多演说者站在讲台上象在背诵课文或朗诵诗歌，虽自己激昂慷慨，听众却无动于衷。他们不知道选自己最有感受的题目，而是寻找那些空洞的新颖的口号。其实懂得演说规律的人，就会知道，只要是自己的真实感受，自己的思想，哪怕再平凡也会收到好的效果。一次，我在成都讲演说学，一位大学生递了张条子，上面写着：“如果上一个人已把我所要讲的话讲过了，我该怎么办？”我回答说：“有一个最好的办法”，这时全场静了下来想听我的高论，结果我只有两个字：“不讲”。于是哄堂大笑。

演说的第二个原则：充满自信。

我们许多做报告的人走上讲台先是一段套话：准备不足啰，水平低啰，对所讲的问题没有多少研究啰。虚心的话有时固然需要，但不是什么时候都合适，而且必须适可而止，达到与听众建立友好感情便可以了。演说是将自己的思想感受、学术见解、政治观点传播于听众。首先自己对自己所要讲的内容必须充满自信心，而且认为一定能为人们所接受。因此，走上讲台一定要精神抖擞，神采奕奕。谦虚固可贵，自信价更高。如果歪歪斜斜畏畏缩缩站在讲台上，说话又无精打采，拖泥带水，声音象蜂叫，即使内容再好也是枉然。一般来说走上讲台要昂首阔步，站着时身子稍向前倾，重心在前脚。有的人站在台上象报幕员重心在后脚，挺胸收腹，那是很可笑的；还有的人象战士的“立正”、“稍息”那样站着；或者有讲桌时支在讲桌上，或者驼着背、弯着腰，这些

姿势都给人没有自信心的印象。综上所述，演说的自信心表现为两点：一是对演说内容充满自信，二是演说的姿势要潇洒有力，声音要抑扬顿挫，高亢宏亮。

演说的第三个原则：感情真挚。

演说不仅是以理服人，而且还要以情动人，同样的道理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实际上也就是用不同的情感方式表达才会收到不同效果。可见情感在演说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古希腊人说演说是“诱动术”，中间就包含诱导、劝慰、鼓动。罗马的安东尼是个战场上的英雄，政治舞台上的强者，而他在与布鲁图斯的论辩中，为了打动听众，竟失声大哭。丘吉尔是众所周知的本世纪世界政治军事舞台上的伟男子，然而他的演说和谈话常常是流着热泪，沙哑着声音。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动员英国人抗战的演说中，几乎每次都是哭着喊出来的。他在首相就职后的第一次演说中有句名言：“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要想演说感动听众，首先得感动自己，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象西塞罗、亨利、韦伯斯特、道格拉斯、丘吉尔、马丁·路德·金、闻一多的演说，那激动人心的情感，就如阵阵海浪，波澜起伏，听众的心怀不得不被那滔天情浪掀开、浸透。而当一个人的情感被打动时，还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呢？

演说的第四个原则：幽默、诙谐。

幽默、诙谐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一意义，都是指说话生动、风趣、传神，只是幽默的范围更广。幽默诙谐都是通过矛盾律、谐音、类比等手段表现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不协调，从而在说话人与听话人中达到一种默契，产生一种会心喜悦的笑。幽默、诙谐是衡量一个人的创造才能、生活态度、以及是否机智敏感的重要尺度，它是在台上台下思想情感交

融、演说者激动忘形时的灵感显现。因此，要使演说幽默、诙谐，首先必须创造产生它的演说气氛。在演说史上，林肯、马克·吐温、丘吉尔、鲁迅、毛泽东的演说都是这方面的典范。这里还讲个笑话：一个中学数学教师走上讲台，同学们忽然大笑起来，他莫名其妙，后来坐在前面的一位女生小声对他说：“老师，你的扣子扣错了。”这时，这位老师自己一打量，发现第四颗扣子扣在第五个扣眼里。你说他怎么办，批评学生？不该；马上改过来扣好么？尴尬。然而他却煞有介事地说：“这有什么好笑的。昨天我们有的学生在作练习时，运用数学公式就是这样张冠李戴的。”他指了指自己扣错的扣子：“我是有意这样扣给你们看的。”这里一箭三雕，既解了自己的围，又批评了学生不认真做练习的错误，还活跃了课堂气氛。无论是真是假，学生们不得不敬佩这位老师的机智才能。鲁迅先生做学术报告，就常使用诙谐的辞格。比如，他在广州做《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的学术报告，经常把历史和现实进行不协调的类比，从而使枯燥的学术问题变得生动有趣。我还讲一个笑话：一个大学历史教师讲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时，风趣地说：“孔子坐着红旗牌小轿车周游列国。”这时整个教室哄堂大笑。当然这样的话不能太多，否则失之油滑。

演说的第五个原则：生动活泼。

幽默、诙谐、风趣，本来就是生动活泼的，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要做到演说的生动活泼，还必须在结构上，内容上以及语言的其他方面下功夫。首先结构要灵活，不要老是先陈述再分析、后论证；也不要总是“因为…所以”，“虽然…但是”；更不要第一、第二，甲、乙、丙、丁，而要灵活多变。象美国的韦伯斯特在纪念美国革命传统大会上的演说，采

用戏剧性的结构方式，摹仿亚当斯当年的演说，别具一格，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象英国的威廉·皮特在下院发表《反对“印花税法”》的演说时，首先宣读国王的演说词作为插曲，中间讲了一半又停了下来不讲，有意引论敌出笼反驳，最后全线出击。又如罗马的安东尼，以凯撒的遗书为插曲，从台上走到台下，这样既使演说生动活泼又增加了效果。

在演说内容上，注意在艰深的理论、枯燥的论据中加入有趣的故事也是一种妙法。它可以使演说象说书那样引人入胜，而这些故事本身又是充分有力的材料。象鲁迅、温元凯、李燕杰的演说就有这种特点。尤其是李燕杰的演说，攫取生活中不见经传的小事，生动有趣，娓娓动听。

在语言上，除了幽默、诙谐外，还要善于变换句式、语气，采用多种修辞。如排比、比喻、反问、设问、感叹等。

演说的第六个原则：逻辑性强。

无论是鼓动型演说、陈述型演说、说理型演说还是辩论型演说，虽然在事、理、情三方面各有侧重，但都少不了说理，要说理就得借助于逻辑，逻辑是人们进行抽象思维的工具。有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数理逻辑。演说主要运用前两者。运用逻辑既可以分析论证有力、又可以节省语言，一言九鼎，一本万利，何乐不为？象苏格拉底、马克思、列宁、中国的陈胜、周恩来的演说就是以逻辑取胜。苏格拉底七十岁高龄时曾被控告“慢神”和“鼓惑青年”。他在法庭上的申辩词就是运用辩证逻辑取胜的。象陈胜动员戍卒起义，用的就是形式逻辑。演说如果缺少逻辑，就如同人没有骨头，提起一串，放下一堆。因此，学习演说还得懂得逻辑学。

演说的第七个原则：主题鲜明。

无论是逻辑，还是修辞，还是情感，都是演说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为突出主题，说明主题，让听众接受演说的主题。如果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情感，优美的姿态掩盖了主题，喧宾夺主，即使艺术效果再好，也不过哗众取宠，昙花一现而已。因此，无论幽默也好，讲故事也好，安排插曲也好，要时刻注意紧扣主题，绝不能“精鹜八极，神游万仞，”最终闹得偏题万里。象林肯、孙中山的演说在这方面就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演说的第八个原则：和谐统一。

对于演讲来说这是一个高层次的问题。成熟的演说家，如同成熟的艺术家一样都有自己的风格。风格，借助文学理论的话说，就是演说家的创作个性，以及精神面貌在演说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表现。不同性格的人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演说内容也有不同的风格。象希腊的伊索格拉底就以精致的风格著称，罗马的西塞罗以华丽著称，林肯以精悍著称，罗斯福的演说严谨、斯大林的演说威严、丘吉尔的演说则宏伟、周恩来的演说则审慎。然而我们生活中，许多初习演说者囫囵吞枣，既模仿丘吉尔、又仿效罗斯福，在一篇演说中前后风格矛盾，不能形成统一的风格。有人认为演说必须激昂慷慨，性格内向稳重的人难以成为演说家。事实上并非如此，任何性格的人都可以成为演说家，任何风格都是美的，问题是你能否按自己的性格、文化素养找到与自己相一致的风格。

以上八条是我研究演说的一点体会，不一定全面准确，但对于学习演说的人，我相信还是有所启发的。

四

认识了演说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原则，并不等于掌握了演说，更谈不上就会演说了。要想当一个演说家，或者善于言辞，还必须具备五个条件——“胆”、“识”、“才”、“学”、“功”。

“胆”指勇气和信心。美国总统肯尼迪说，勇气是人类最受钦佩的美德。中国古人说：“成事在胆”。办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没有勇气和信心。一个缺乏勇气的人将一事无成。中国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养成了保守、内向、憨厚、老实的性格。社会上也普遍存在“枪打出头鸟”的畸形心理。它不仅束缚着人们在政治、经济领域里不敢见义勇为、追求真理、揭露黑暗，也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一种萎缩习惯。演说作为一种思想交流的工具，本身不应带阶级性，但它的内容却是有倾向性的。如果一个民族缺乏民主自由的气氛，必定这个民族的演说家寥寥无几。而一个民族的性格形成虽与地理环境、人种有关，但政治气候却是关键。没有自由民主的政治气候，也就难于诞生敢说敢干的人。演说最重要的是要求演说者在政治上、学术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够在需要时力排众议、影响听众。因此，演说家首先要是个有思想、有个性、有勇气的人。

“识”指的是认识能力，即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认识现实、预见未来的能力。如果演说者不能从纷纭复杂的现实中把握问题的本质，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而没有正确的认识也就不可能说服听众、鼓动听众。我们常说某人是“有识之士”，也就是说某人是有洞察力、预见力的人。

“才”指才性气质。它与先天的遗传基因、血型有密切关系，但后天的修养却起主导作用。演说者必然潇洒、开朗、机智、敏感、幽默、风趣。一个有良好修养、风度翩翩、气宇不凡的人走上讲台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而丰富的想象力、机警的应变才能，那就更令人钦佩了。

“学”指知识结构。演说者只有具有广博的知识才能八面玲珑、应对如流，“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演说，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传播信息，如果信息量小，听众就会感到单调、乏味。如果演说者犯常识性错误，更会闹成笑话。掌握大量的知识，是使演说者具有“胆”、“识”、“才”的关键和前提。缺“学”则必无“识”，无“学”无“识”则必无“才”，无“学”无“识”无“才”而有“胆”，则为妄、为鲁莽。可见“识”在演说家修养中的重要性。

“功”指训练。天才在于勤奋，这是有道理的。演说史上不少大师刚开始演说时都是面红耳赤、结结巴巴、手足无措，后来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乃是来自于勤奋。象希腊的演说家狄摩西尼，刚开始登台演说，中气不足，一个长句念不完，声音沙哑低沉，姿态丑陋，常被哄下台来。后找朋友史德茹求教，筑室避嚣，苦练基本功。中气不足则每天早晚做深呼吸，音量小则放开喉咙歌唱，声音杂则含砾于口使之清脆，肩膀斜耸则挂剑于上对镜练习。丘吉尔也是如此。年轻时口结，他便对着镜子纠正口型。为了脱稿演说，他把演讲稿背得烂熟。“恒心搭起通天路，勇气冲开智慧门。”任何事业，只要有恒心终会成功。

好了，亲爱的读者们：如果你想做一个有为的政治家；如果你想在学术讨论会上对答如流；你想在课堂上侃侃而谈；